



陶瓷藝術家黃麗貞一直喜愛探討人與生活空間的關係，也相信藝術創作可以聯繫過去與現代，而老房子除了是時代見證，更能發揮連繫時代脈絡之作用。在佔地僅120平方米的典型「三間兩廊」客家農居——羅屋，藝術家想像自己是這裡的新住客，在古居今用的命題下用陶瓷藝術重新訴說《羅屋新傳》。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 羅屋擁有二百多年歷史。

原來黃麗貞曾於柴灣返工多年，毗鄰古蹟卻似近還遠。在康文署及藝術推廣辦事處舉辦的「邂逅！老房子」計劃中，她與藝術學院畢業的同學組成團隊，把陶瓷製成的現代傢具陳設並置於歷史傢具藏品旁，如座枱燈、屏風、衣物等，既以互現的方式物化從前的生活痕跡，也以當代元素來凸顯與今天環境的聯繫，使觀眾對老房子不再停留於過去的想像，而能更多代入今天的現實生活。在她眼中，羅屋的樸實像堅毅的客家婦女，默默地為一家數口奉獻，於是，客家婦女的多首山歌詞呈現於老房子內的不同空間，以這種方式對勤儉工作的客家女性致敬，開幕活動現場還請到客家人現場演唱山歌。

着重記錄創作過程

羅屋甫一入門位置的儲物室轉變成團隊的第一件精神性的作品《客家南遷路漫漫：白瓷山》，也是她對客家人遷移和走到哪裡就扎根哪裡的歷史的感觸，「空置的房間給了我們更大的發揮空間，我在向北的角落以白瓷造出透光的山脈，訴說客家人南下的歷史。」而睡房連閣樓則成為她向客家女性致敬的主要空間，通過白瓷屏風、客家女性白瓷衣和石榴燈的設計，彷彿重現當年客家人們樂觀向上的生活，如同刻於屏風白瓷片上的山歌那樣灑脫：「夏日過後就係秋，唱條山歌來解愁。清泉能解心頭火，山歌能解萬年愁。」除了客廳的一首之外，屋內的多首山歌皆是黃麗貞專門請人寫成，「因為客家的一個『客』字，所以我要邀請別人來寫。」她笑說。

身處正廳，總會覺得這裡的窗很小，幽暗而侷促，於是藝術家以燈箱加上透光白瓷造出假窗掛於牆上，模仿室外風光。廳內也記錄着羅屋和陶瓷的歷史，而物料倉庫和專門拍攝的創作記錄視頻則可以使參觀者更了解創作和手造的細節，她表示：「現代社會我們總是太容易買到製成品，所以往往忽略過程，這便是我設立物料倉庫和拍攝視頻的原因。」原本的工作間則成為彰顯勞動之



■ 黃麗貞介紹創作和佈置的過程。

回望歷史 黃麗貞為羅屋寫新傳 推廣陶藝



■ 《客家南遷路漫漫：白瓷山》。 ■ 灶台擺滿了陶瓷鹽焗雞、豬和魚。 ■ 向客家女性致敬的白瓷衣。

美的陶瓷工作室裝置，在穀倉農具旁邊放置拉坯機和工作枱，通過聲音的配合使這裡彷彿正有做陶瓷的人工作，「創作的時候，我們常會想像自己真的住在臥室，或者正在工作間做陶瓷。而我們的博物館應該與人拉近距離，使參觀者不止是被動地去看，而是可以喚起他們的回憶，也使他們發揮想像，發掘觀展的新方式。而作為一名陶瓷藝術家，我也會有推廣陶瓷的『私心』在這處裝置的設計中。」她說。

在羅屋的廚房中，黃麗貞的團隊成員陳思光以客家鹽焗雞為靈感，嘗試以平時少用的鹽焗方法燒製陶瓷，創作了一系列鹽焗陶瓷雞、豬和魚，配以《鹽焗窟仔歌》呈現：它們會隨着時間慢慢脫皮褪色，正如老房子經歷時代的變遷，面對未來也有很多未知。而在門前的曠空地，則搭建了以客家女子黑紗涼帽造型為靈感設計的涼亭供遊人休憩。

陶瓷寫歷史永留存

黃麗貞最初也是帶着好奇心，慕名來

探訪這所曾經的私人民宅，「把屋內的擺設凝結在某一個時間，是一種常見的展示方式。其實人們都有窺探的慾望，想要了解別人的生活是怎樣的。」於是當她接到這個藝術計劃後，便着手在檔案處搜集大量客家羅屋村的資料，更走訪與羅屋同宗的深圳客家村落，聽羅氏前鄰居、古蹟修復師傅王鴻強口述歷史，深入了解羅屋一帶的歷史和羅屋村人的生活。

她認為，陶瓷創作和客家文化有着共同之處，「客家人落地生根，靈活變通，不會總是回頭望，而陶瓷媒介也是這樣，具有極高可塑性和多樣性，傳統而又展望將來。紙上的歷史燒了就會化為烏有，陶瓷上的歷史則永遠存在。」她還透露，在羅屋的創作富有挑戰，「因為要在藝術、歷史和文化中找到平衡點，在同博物館合作的過程中，我們不能破壞現有的結構，便着手在有趣的歷史中尋找方法與現有的物件對話。在一年內完成這項創作的過程中，我們團隊學會了如何打開新的角度，了解到並

不是視覺美好的事物才有價值。」

羅屋民俗館是柴灣區碩果僅存的有逾200年歷史的客家村屋。羅氏本為山東濟南人，宋末因躲避戰亂，輾轉遷移到港島柴灣，以務農打魚為生，上世紀60年代末羅氏族人逐漸離開羅屋村。羅屋荒廢至1976年，由政府修復成立羅屋民俗館。羅屋是典型「三間兩廊」客家農居，佔地僅120平方米，入門是天井，左廊灶房、右廊儲物室，進內是客廳，左間是農具室和閣樓穀倉，右間和閣樓是臥室。羅屋至今依然屹立於大都會之中，是一卷新傳，也是一部傳奇。



■ 開幕現場的客家山歌演唱。

女書傳承人走進大學課堂 解讀神秘文化密碼

江永女書傳承人蒲麗娟日前帶着古代女性生命中最溫暖的慰藉——女書，來到湖南師範大學開講，讓大學生感受女書文化的獨特魅力。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副會長、語言學博導彭澤潤教授主持這次講座，並且進行了專業講解和點評。

文字與吟唱聲情並茂

通過現場演示書寫女書，蒲麗娟向聽眾介紹了女書的特點、起源、被發現的過程、書寫的要求、歷史價值和精髓。她說，女書文字雖然只有500多個，但它卻表音不表意，一個音可以代表很多個字。女書書寫時要從上到下、從左到右，還要斜着寫，寫出清秀的感覺。當地人稱之為「長腳蚊」，其實它比蚊子漂亮多了，雖然只有點、豎、斜、弧四種筆畫，但女書纖細娟秀，如風吹柳

絲，其曼妙動人的構造像一位削肩細腰又端莊典雅的古代仕女。

「清早起來步遙遙，手拿梳子在梳頭。」演講中，蒲麗娟唱了一首《梳頭歌》。歌聲時而高亢，時而溫婉，充滿着神秘色彩。她介紹，女書文字的形體是長菱形，筆畫只有點、豎、斜線和弧線4種。這種造型奇特的文字，非常秀氣。女書記錄的方言歌謡，用湖南江永方言吟誦和吟唱。吟唱更加聲情並茂，意味無窮。

傳承女書重在傳承美德

蒲麗娟認為，傳承女書不僅是要會讀、會寫女字，更重要的是要傳承女書文化中女性的美德。她介紹，女書又稱女字，是專給女性使用的文字，也是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它對漢字的結構有着潛移默化的影響，同時又是漢字的

另一種表達形式，讓世人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和認識，又多了一個新的窗口。

目前，用女書記載的故事也有很多，如《梁山伯與祝英台》、《太平天國》等。女書的精髓是家風教育，主要是母親對女兒的教育，母親做女紅時，把女兒叫到身邊，對女兒唱女書歌，教育女兒要守規矩、尊老愛幼等。蒲麗娟憑着自己對女書的執著熱愛和不懈追求，讓女書習俗的傳承工作有了更深入的發展，獲得了國內外專家的一致好評。她表示，自己不僅要宣傳好女書，還要守護好女書，讓女書文化傳承代代相傳。

文：姚進



Art for Space 香港藝術學院校友展 探討空間藝術

■ 《光之盼》



藝術展場與作品可以起怎樣的化學作用，令觀眾有不一樣的觀賞感受？香港藝術學院第6屆校友展《Art for Space / Space for Art?》或許將揭示答案。有別歷屆的模式，展覽特別針對呈長形管道的學院藝廊的環境因素，展示繪畫、攝影、陶瓷、混合媒體作品、裝置藝術等各種形式和不同媒介配合場地特色的作品，讓藝術品與場地互相輝映，也讓觀者可以從多角度詮釋藝術，位於香港藝術中心10樓學院藝廊的展覽由即日起至4月23日。

參展學生區瀕藍(Suzanne)和馮曉楠合作裝置作品《窗》及《鳥籠》，Suzanne將平日常被棄置角落的絲瓜絡剖開、扭曲及觀察，利用骨瓷泥漿定型後完成作品，而半打開的窗框設計則是希望觀者「打開思維」，她表示：「我希望觀看者從物件衍生出不同的感覺，從觀感意識中反映出物件的結構，將物件的形態以想像再創造成為物象的空間。做的過程中遇到了一些定型、燒製等方面的困難，我前後不斷嘗試了幾百個絲瓜絡，才做出現在這種我想達成的效果。」

而由姚俊偉製作的陶瓷及混合媒介作品《光之盼》，則以燒燒的方式在陶器表面留下火與煙的痕跡，「當我看到這些黑白灰顏色的呈現，便開始思考若與水墨相配合會產生怎樣的效果，於是找了朋友在作品上寫了字，而花樽中的植物也是對應文字而放置的。」以光暗和生命的題材配合黑白灰色調的呈現，他的作品本身已經是一個空間的存在，每個媒介都存在於一個既定的空間，當水墨與陶瓷遇上時，又會呈現出另一個別樣的空間。

文、攝：張岳悅



Abigail Reynolds 「寶馬藝術之旅」 獲獎作品亮相香港巴塞爾



英國藝術家Abigail Reynolds在第三屆「寶馬藝術之旅」(BMW Art Journey)獲大獎的裝置作品《歲月遺蹟：絲綢之路上的失落圖書館》日前亮相香港巴塞爾藝術展(Art Basel Hong Kong)。「寶馬藝術之旅」是巴塞爾藝術展與寶馬建立的藝術項目，每年贊助一位藝術家旅行探索，並在探索後根據旅行經歷創作藝術品。

《歲月遺蹟：絲綢之路上的失落圖書館》(The Ruins of Time: Lost Libraries of the Silk Road)的創作來自於Reynolds的一場歷經五個月的大規模旅程。她從中國出發，沿絲綢之路跨越烏茲別克斯坦、土耳其、埃及、意大利和伊朗，用各種方式追溯並記錄自公元前291年至2011年的16個毀於政治衝突、自然災害及戰爭的圖書館遺址。在旅程中，她歷盡艱辛，除了吃了多次閉門羹外，又試過從單車上摔下，更試過被埃及政府截查。

Reynolds的藝術創作素來與書籍及圖書館密切關聯。她在牛津大學修讀英國文學，在英國也是圖書館拯救計劃的義工。在概念上，她嘗試探索空白與虛無。她表示：「圖書館代表了知識，也是族群的身份認同。而我的這些遺址卻已經沒有了以上的意義，因為戰爭和政治原因這些族群的身份被摧殘了，知識被埋沒了，無論它們是在最近才消失的，抑或在遠古之時便已不復存在。」

因此，她的裝置藝術表現為一個類似監獄欄的黑色格子裝置，而且在格子上裝上了監獄審訊室常用的單面透視鏡。「一方面它代表了我站在敦煌圖書館遺址的巨型閘門前的震撼感覺，另一方面這些不透光的鏡子又代表了我在異地時感到的迷茫。但最重要的是，這些阻礙交流的鏡子代表了被埋沒的歷史、族群身份和知識。」

網上圖片

文、攝：陳添浚



■ Abigail Reynolds的獲獎作品《歲月遺蹟：絲綢之路上的失落圖書館》。